

郑证因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女屠户



郑证因著

女屠户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96.10.23

女 屠 户

郑证因著

责任编辑：罗立群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5.125

插 页：6

字 数：310,000

版 次：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1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57-6/I·585

定 价：5.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可以知世可以论文可以娱人

——关于近代通俗小说的断想

徐斯年

“俗”与“雅”相对。汉朝服虔著有《通俗文》，是一部以“雅言”释“俗语”的字书。由此看来，“通俗”在本义上，是“雅文化”对“俗文化”的认知或感应。“俗文化”对“雅文化”的认知和归附，则应称为“通雅”，恰巧历史上也有这么一部字书，作者是明朝的方以智。它以明朝的文言，释上古之“雅言”，故名《通雅》。“通俗”一词后来十分流行，以至往往被当成“俗”的同义语（其实大有加以区分的必要）；“通雅”则至今尚未成为一个通用的词汇。同样，“通俗小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称；“通雅小说”却谁也没有听说过。

“小说”这个词，无论中外，其本义都含有“通俗”的意思。英文的novel，法文的nouvelle，据说皆源于意大利文的novella，意为“描写世态的小话”；这个含义，和《汉书·艺文志》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的定义十分相近。在中国，从“小说”中特别划出一类，另冠

以“通俗”这个限定词，大概是宋朝以后的事，因为白话小说以文本的形式正式出现了：它比文言小说更加“通俗”。但是，直到“五四”之前，“通俗小说”和“非通俗小说”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新”“旧”之别。“五四”之后发生了“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对峙，于是民国时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才被认为既是“俗”的，又是“旧”的文学。当时新文学阵营攻击鸳鸯派，主要是攻它的“旧”，而不是攻它的“通俗”，因为新文学自己也要走“通俗”的路。然而由于这一“攻”，长期以来人们对近代通俗文学的“旧”的一面就看得多，谈得多；对它的“通俗”以及为什么能够“通俗”一面，相对而言则关注、研究得不够。

民国时期无论在印刷、发行量还是在拥有的读者量方面都超过新文学作品的通俗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写的。它是本义上的“通俗”文学，而不是“俗文学”即民间文学。近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史，即是以那些文人作者为代表的“雅文化”对“俗文化”认知、感应的过程。所谓“俗文化”，包括传统的“通俗文化”，近现代迅速发展起来的都市生活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积淀而存在的民俗文化，以及以市民社群为主体的“俗众”的文化需求。认知的同时有潜移默化，感应的同时有熏染刺提，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正是在这种辩证性的运动中成熟起来的。

辛亥前后的通俗小说并不很“俗”。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早期代表作家，都用骈文写作。纵的方面，他们继承的是非“通俗”的文言小说传统；横的方面，他们深受用“駉駉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古文来做长篇叙事写情文章的

林琴南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他们既对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认同，又深深眷恋着传统的人伦文化。他们的作品也并不完全远离现实，李定夷等的言情小说不仅早就写及辛亥革命，而且早就从他们的视角触及了“革命加恋爱”问题；“二次革命”前后的许多社会、黑幕小说，都直接、间接地涉及反袁斗争。这些作家一方面迎合“俗众”的趣味，一方面又颇想通过作品，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对读者施以“教化”。后来，通俗小说却极力突出愉悦功能，并在思想内容上坚持与现实生活保持某种“疏离”了。这是一种“撤退”。这种“撤退”反映着社会的进步和“新潮”的激荡；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在“撤退”中，又从文体上、功能上完成了它的“自我定位”，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较为完整的文学品类，用历史的眼光和辩证的观点看，这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近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突出的是商品规律。作为精神产品，通俗小说被急速地纳入了现代型的文化市场机制。对交换价值的畸形追求，加剧了庸俗化和粗制滥造倾向。平襟亚在《秋斋杂感》里，曾谈及如何利用学生作文，只化三天功夫，就为书贾炮制出一部十万字的《清代九十六女侠传》；这种现象在辛亥时期的一些作家中是较为罕见的；他们写作都相当精心。但是，商品化并非没有积极作用。文化市场的出现，是与文学的社会化相联系的；经济生活和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市场的活力；文学的报章化，缩短了编者、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更加密切了供需双方的联系。通俗文学市场是“买方市场”，它迫使作者、编者、书贾专心致志地去关注和揣摸读者的需

求、心态、趣味；而读者以“买方”身份的“介入”，则成为通俗文学创作演进的巨大推力。以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创作为例，姚民哀就是在上述动力的推进之下，创立了“党会武侠”这一新颖的亚目，并有意识地推出了“连环格别裁小说”的系列构思；后者，又经朱贞木、王度庐、郑证因、李寿民（还珠楼主）参照“买方需求”，依据阅读心理，加以发展、完善，使之成为至今犹被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经常使用的体裁模式。这里固然有千方百计“吊读者胃口”、“挖顾客腰包”的商业谋算（对于通俗文学作家，“雇主”——书商的需要，又是左右创作的一大要素），却也有不带“清高”气的艺术精心。

近代通俗文化市场“动力”的巨大和意识形态上的盲目是并存的，所以它的繁荣也就伴随着混乱。然而，由于读者选择的积极作用，经过历史的筛汰，它所造就的一批名家显示了自己的价值，至今仍在海内外熠熠生辉；社会言情说部的作者有张恨水、刘云若等；武侠说部的作者除上文说及的几位外，还有向恺然（不肖生）、赵焕亭、宫白羽等。他们的成长道路和“新文学”名家颇不相同，探讨此一问题，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承担的任务。

近代通俗文学之所以被认为“旧文学”，原因在于它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总体上是传统型的。当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时，当全民族文化流程的趋势历史地、必然地指向“现代化”之时，固守传统必定要受到新思潮、新文化的冲激，因而当年“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一度对峙、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往往机械地把“新”、“旧”之别，等同于“优”、“劣”之别，而且往往只看到它们对

峙、争斗的一面，而忽略了由于共处于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中，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乃至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一面。至少，这种现象在近代通俗小说的优秀或较优秀的部份中，是确实存在的。

早期通俗小说家里，颇有一些懂外语，注意西方文学的人，他们已经开始汲取异域的艺术养份，融入自己的文学样式，使“传统”发生了某种变异。例如，李定夷就写过一些相当好的“氛围小说”型和“心态小说”型的哀情作品。王度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流风，从而使“侠情小说”发展成武侠小说的一个成熟的、独立的品类，不仅在构思艺术上完成了由“情节中心”向“性格——心理中心”的位移，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裂变”。王度庐笔下的侠士、侠女，不再是存亡继绝的“国士”或扶危济困的“救世主”，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爱的权利”而斗争（包括和自己“斗争”）的悲剧人物。我们在这些人物身上，不难发现个性主义的闪光。宫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展现了一个险恶的“江湖社会”，揭示了“个人”向这个“社会”作斗争时的艰辛，以及“好人”每每得不到“好报”的事实。他的作品，常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现实主义式”的批判力量。还珠楼主的“仙魔武侠小说”，则以缤纷的彩笔，描绘着一个亦神亦人的非现实“超人世界”；以诗意的空灵，哲理的玄幽，展示着融儒释道于一炉的生命意识之深邃；“玄理”、“物理”的混同，又使“仙话”渗入了“科幻”的迷彩。

近代通俗小说的这些名家，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他们是“传统”的，然而这“传统”里蕴含着“现代性”。他们“通俗”，“适俗”，却不混同于“俗”；他们

用自己的“雅”，使“俗”变异，同时也提高了“俗”。这些名家是近代“旧通俗文学”架向当代“新通俗文学”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新通俗文学”。

近代通俗文学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不充分占有资料而想准确、全面地勾勒出它的全貌已经很难，遑论深入研究其规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近代通俗文学资料散失严重，不用说看不全，甚至很难看得到。这就令人不由得又想起了古人和古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下诏敕编《太平广记》的宋太宗，是一个有魄力、有眼光的“官家”；不管存在什么疏误，决心修纂《说郛》的陶宗仪，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私家”。没有这两部大型总集，今人研究古小说不知会增添多少困难。现下还不敢企望出现《广记》、《说郛》型的近代通俗文学大丛书，只盼已经编印的能够坚持下去，尽量选得好一点，收得全一点，编得系统一点，资料性强一点。千万不要只着眼于商业计较，务必要半途而废，因为它们是既可以娱人，更有助于知世、论文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业并不景气的时候，能下决心推出这样一部丛书，是值得庆幸的。还要感谢它给我提供了发表这一点浅见的机会。

1991年3月于姑苏冬寒夏暖斋

目 录

- 一 女屠户被困红砂谷·····1
- 二 活报应蓝庄侦盗迹·····20
- 三 感师恩午夜战群贼·····42
- 四 蹶敌踪大闹三星镇·····63
- 五 追云手一怒逞三凶·····85
- 六 金七老榆关斗帮匪·····106
- 七 缉淫孀四侠巧相逢·····127
- 八 女屠户破死闯重围·····148
- 九 救吴青夜犯临榆舵·····169
- 一〇 追叛徒侠盗戏帮匪·····191
- 一一 金钱鏢力斗活报应·····214
- 一二 陆七娘诈死出榆关·····235
- 一三 女屠户冒险走关外·····254
- 一四 偿孽缘侯琪入魔阵·····274
- 一五 公主岭淫孀遭挫败·····291
- 一六 夜鹰子巧遇女屠户·····309
- 一七 落魄坡四侠困淫孀·····326

一八	金七老大闹飞天岭.....	342
一九	女屠户匿迹白砂堡.....	357
二〇	白衣庵惊逢甘婆子.....	376
二一	陆七娘计骗活报应.....	392
二二	走绝途一念起慈心.....	409
二三	渡迷关误走回头崖.....	426
二四	悔前非痛心归正道.....	444

一 女屠户被困红砂谷

由安徽入河南，有一条捷径，是横穿着仇山青石岗，比官站驿路近着百余里。只是这条路太荒僻，商贩旅客轻易不敢从这里走，因为山中岐路太多，一个方向辨不对，就容易困在山中。其中以盘香岭、白云橙、红砂谷为最险之地。可是山里也有猎户和种山田的人家，你若找到人家，路就走对了，借宿就食全很容易，只要你路上不耽搁当天就能出了山口；若是找不着人家，也就是把路走错，当天休想走出山去，准得困在山中，露宿终宵，遇上狼群野兽。这时已是深秋，荒林落弃，衰草披靡，在盘香岭这段山道上，秋风起处，把那枯干的落叶，刮的刷啦啦飞舞起来，愈显得霜天秋老。在这寂寂的山道上，这时竟发现一个少妇，一身疾装的劲服，外面却罩着件乡妇们常穿的蓝粗布褂子，青绢帕包头，虽是满面风尘，却掩不住那俏丽的风致。她在驴背上望着前路，不时的眉峰紧蹙。峰头上日影已渐渐西沉，隐向峰腰，这少妇愈形焦躁起来，出路稍平坦些，立刻催驴疾行。这少妇正是浙南雁荡山凤尾帮漏网的女淫孀陆锦云，也就是本帮中所称的“女屠户”。这女屠户陆七娘在十二环鸣净业山庄群雄较技时，被淮阳派的前辈铁囊道人献出之后，那凤尾帮至天南逸叟武维扬几乎无地自容，把她交付刑堂香主海鸟吴青带赴刑堂，按帮规立时处死。那知道这淫孀陆七娘竟自展开她那狐媚手段，竟把一个堂堂的刑堂香主海鸟吴青诱惑动

了，迟延着不忍下手。海鸟吴青是个很刚强的江湖客，当时尚不敢遽生叛心，也是吴青该有这段孽缘，由她断送一生。恰在那时，浙南水师营、缉私营得到凤尾帮的最扎手人物要命郎中鲍子威、三阴绝户掌罗义所献十二连环坞秘图，以火器营迅雷不及掩耳攻入连环坞。凤尾帮龙头总舵瓦解冰消就在指顾之间。女屠户陆七娘更在这时尽情诱惑，以美色利害交攻海鸟吴青，吴青竟自挟着女屠户陆七娘乘乱逃出十二连环坞，在浙南隐匿起来。及至探听得龙头帮主以十二支皮艇偕内三堂香主等用鲇鱼套脱身，要在浙南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海鸟吴青和陆七娘那还敢在浙南流连，知道凤尾帮大江南北势力尚存，遂相偕往北方逃来，一路上还得时时的躲着帮中人。更探听出帮主派出了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率一班舵主分赴淮上青风堡以及西岳苍龙岭上天梯碧竹庵复仇。北五省的各舵主已奉谕封舵闭坛，往两路集合，两人行藏更加谨慎。可是女屠户陆七娘认为淮阳派实是不共戴天之仇，造成了今日这种局面，完全是淮阳派、西岳派之赐，自己和吴青就这么匿迹销声的忍耐下去，实不甘心。她是安心想报复一下，可时淮阳派青风堡绿竹塘和西岳碧竹庵全有内三堂的香主去了，自己和吴青那能去？那乾山归云堡是不易涉足之地，万柳堂的奇门遁甲不容易对付，遂和吴青一商量，要找淮阳派中颇著名的燕赵双侠的晦气。蓝氏弟兄虽是难惹，可是那追云手蓝璧在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较技曾受重伤，暗中图谋不会没有下手的机会。吴青现在已经是被女屠户陆七娘迷恋住了，竟自唯命是从。不过奔冀南磁州，一路上可得提防着，遇上本帮的弟兄，不敢和女屠户陆七娘明着一路走。自己虽是在凤尾帮瓦解之后，

不能立时重投到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麾下，尚有推托之余地，若是和他一路走，被本帮弟兄撞见，就无法辩驳了。所以两人是白昼分开，夜晚一同投宿。女屠户陆七娘买了这头小驴，单独的走在这条山道里，她恨不得早早地出了仇山，早早入了河南境。本帮人渐渐少了，那知这条道太荒僻，天色已晚，女屠户更是着急。正在催驴往前走，突然听得身后有蹄践落叶之声，女屠户陆七娘回头看时，因为有一道山坳挡着，看不出多远去。她赶紧把驴放慢了，先把两边的形势打量一下，提防着发生意外时，那里可以退避攻守。赶到后边的蹄声渐近，转过了山坳，女屠户陆七娘回头看到来人，这才把心放下，在驴背上低着头仍然往前走。后面来的这人也骑着一头小驴，却不是自己赶的，有一个健步的脚夫跟至后面。驴上这人仍系作商人打扮，驴背上搭着一个包裹，这头小驴被脚夫赶着，走的很快，刹那间已赶上了陆七娘。那脚夫见这么荒僻的山道上，竟会有这样少妇骑驴而独行，脚夫看着十分诧异，一边走着，不住地上下打量女屠户陆七娘。女屠户连眼皮也不撩，把缰绳领了领让开道路，后面这头小驴，擦着道旁一人多高的荒草，窜到头里去了。女屠户陆七娘仍然慢慢走着，前面那人紧自催驴转过一个山坳，这驴上人忽然“哟！”了一声，翻身下了驴背，把包裹推了推，向脚夫道：“我掉了个小包儿，里面是要紧的东西，若不是这包裹要散，我还不知道呢。大约就在和那女人一错过时，我觉得有什么碰了腿一下子，也许就是在那儿掉下去的，若是被那女人拾去，我好向她要呢。”说罢不等脚夫答应，向那山坳跑来，才一转过山坳，一提衣衫，脚下一点，腾身一纵，疾如脱弦之箭，轻灵巧快，倏起倏落，已到

了女屠户面前道：“你怎么才到这里，要紧赶一程，还有十几里路好走呢。”女屠户陆七娘眉峰紧蹙道：“要知道这条道这么难走，怎么也不从这里走咧。你这么翻回来，贼眉鼠眼的脚夫，岂不疑心？”那人道：“你不用管，我自有话，不要打搅。让我告诉你，我才问过脚夫，出了山口就是固始县境，那里万家屯有个福来店，可以投宿，出了山口还二三里路呢。这段山道还勉强可以走，虽然难走，你只迎着落日的影子，往正西走就不会错了。赶驴的这小子十分可恶，我得收拾他，我看两条腿和四条腿比较谁走的快吧，不要耽搁，店中等你。”说罢没等陆七娘答话纵跃如飞，向东而去。那人不问可知，正是十二连环坞刑堂香主海鸟吴青。这吴青既有气节，更具好身手，竟自为淫孀所迷，甘心随她倒行逆施起来。“女色”二字，实甚于洪水猛兽，所以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英雄难渡美人关，是一些不错。女屠户陆七娘见海鸟吴青这般矫健身形，默念到今夜又可和他聚在一起，不由腮边浮起一条红晕，默然笑了笑。一阵山风起处，荒草落叶，刷刷一阵响，女屠户陆七娘回头看了看快要沉下去的日影，不由笑容顿敛，眉峰又蹙了起来，忙的催动了坐下驴，疾疾向山道上走来。走出二三里来，向眼前一望，不由暗骂：该死的吴青，你怎么不告诉我这里有两股道，我这可从那条道走呢？望了望山头上行将消逝的阳光，只觉这羊肠小道，全是向西走，自己一盘算，还是去偏北这条路，因为入了河南境，也得往北走，遂一领缰绳往北边这股小道走下来。这种山道想查看前面的踪迹，那是休想，因为满山道全是荒林落叶，就是有驴马的遗粪，也被那落叶给盖上。女屠户陆七娘走向这条道，在先觉着这条路还平坦，

自己还算碰对了。那知走出二三里来，立刻惴惴不安起来，转了两个山坳，地势越发荒凉，日影已沉下去，渐渐黑起来，道路虽是渐渐开展，只为几次转折，已迷了方向。女屠户陆七娘十分焦急，懊悔自己总怨过于小心，这种荒山里就是跟吴青一同走有什么妨碍，这一来非被困在山里不可了。这一段山道两边全是一人高荆棘蔓草，野风阵阵，把荒草摇撼的不时向山道上倒下来，驴子不时惊窜。这头驴是才买得日子不多，还不十分驯服，不是控制得法，几次要被摔下去。陆七娘连急带累，额汗涔涔，可是连歇全不敢歇，只是盼望找到山居的人家，或是打听道路，或是借宿一宵，天明再走，免得遇上野兽毒蛇，处于险境。眼前情势分明是一个深谷，在这沉沉的暮色中，又觉得四下里峰峦重叠。陆七娘越看这种形势越险恶，心想：天色已黑下来，我别这么瞎撞了，我只找一个高地方，趁着仅有的余晖，辨辨道路，看看远处是否能找到人家。打定主意，遂奔一座小山顶走来。往下走已不能骑着驴，牵着这匹小驴走上小山头，往四下一望，那还看得多远？四下里暝烟欲合，只有乱山起伏，极目所及，隐隐见一箭多远外，似乎孤立着一处房屋。女屠户陆七娘好生高兴，只要找到人家，好在自己有一身本领，任凭他是干什么的，自己毫无所惧，兴匆匆往坎坷的山道走来。赶到近前不禁喑然若丧，赶情那里是什人家，原来是一座破庙，风雨剥蚀，土蔽尘封，三面的石墙尚还没倒，只是前面的门也没有了，看情形是座山神庙。女屠户陆七娘把小驴拴在门外的一株枯树上，任它去啃草，好在方才在来路上山沟里已饮了它。遂走进小庙，只见里面供桌神像全没有了。房顶子也有好几个洞，可称得起四壁萧然。靠墙有两堆烧残了

的灰烬，看情形似有人在此煮食，或是烧过水，地上也生着许多乱草。这种地方，那能住宿，不过比露宿强一点就是了。遂把身上的包裹解下来，往里靠墙根上一放，把包裹打开，把兵刃放在一旁，取出一件衣服来铺在地上，身上觉得十分劳乏，寄身在这么荒凉的破庙中，一片漆黑，一阵阵凉风过来，唰啦啦草木皆鸣。女屠户虽是十分劳顿，那睡得着，何况那头驴子走了一天的路，临到住了脚，也吃不着草料，只啃那枯干的草根子，也是不时嘶叫挣扎。

陆七娘只是闭着眼，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过了多大时候，倦眼睁开原来是月光已然涌上来，庙门上一片清辉。女屠户陆七娘站了起来，往外看了看，信步走了出来，见山头上亮如白昼，只是金风阵阵，风过处，落叶纷飞，荆棘荒草中，鼯鼠虫蛇之类，不时窜出，吱吱地叫着，荒林古树间，更兼枭鸟夜啼，声音刺耳。女屠户陆七娘虽然寄身绿林，可是遇着这种境地，也觉得心悸，风一阵阵掠过，更觉得遍体生寒。转身刚要退回来，那头驴子不干了，拼命挣扎，陆七娘赶上前来，喝叱着，又赏了驴子一掌道：“你挣扎什么，我比你还难受呢。”见缰绳已经被挣脱，恨声说道：“畜生，你要跑，跑出去好叫狼吃你。”一边喝叱着，一边把缰绳重给系好，自己退到了破庙中，仍然坐在墙下假寐。这次越想越睡不着了，反倒把一切烦恼勾起，只闭着眼思索往事。约摸过了一个更次，突然外面那头驴子又蹶蹶长鸣起来。陆七娘正在一肚子牢骚，想着那海鸟吴青，在店中等候自己，不一定要怎样着急，哪又知道我困在荒山古庙中，度着这恐怖的长夜？这时听到驴的嘶声，和四蹄蹶蹶的声音，忽然愤恨这东西，一时不鞭它就犯性，赶忙站起来，又想到这山里难